

聚學軒叢書

四書是訓卷五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論語

千乘之國

禮器圖

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周禮大司馬凡令賦

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
十里出長轂一乘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
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諸侯地
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
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
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于千乘而

兵不過三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惟天子則
六軍大司馬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
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
之出軍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
則與鄉遂異故鄭氏注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
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革
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革車百乘士千
人徒二千人此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至其計地
出軍之法則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
出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天子諸侯兵賦之通

制也

周官義疏 司馬主兵而曰馬者軍政莫重于馬也制畿
夏官序官 曰萬乘制國曰千乘制家曰百乘皆以此率焉

節用

禮記義疏 冢宰以六典統百官均四海于職無所不統
王制

而獨言制國用者承平之世府庫盈餘君心易侈心侈
則用奢用奢則斂厚斂厚則民貧民貧則亂作古之冢
宰節以九式凡君所用大府司會職幣職歲皆得据式
以爭君莫之違也後世乃取惟王不會一言以縱欲國
服爲息四字以腴民是惡知制用足國之道哉

周官義疏 財用之在官府者內府外府玉府職幣之類
司會

是也郊野縣都各貯百物財用以共賓祭待賜予賑恤
給斂賒職內貳都鄙財入之數職歲貳都鄙之財出賜
之數是也云郊野縣都則該邦中可知 凡事之用財
有分用者有總司者並出財者各有簿書所謂參以考
之也粟米之式頒于職歲出于廩人食人與受用之吏而三官有聯事彼此互見
所謂互以考之也大役有鄉師之要又有司空之辟惟日成最爲紛雜
參互以得其實則月要歲會雖大積而無誤矣 成周
財賦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鈎攷者皆天官之屬也載
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令鄉之徵斂統于閭師遂師征
遂之財征縣師征野之賦貢凡貨物則入于內府玉府
其粟米則近者輸于王都而掌于廩人倉人遠者各留

其地俾遣人旅師委人分守而時頒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而散布于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通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凡王及冢宰之廢置皆贊焉任重而事殷懼鉤攷之未能無漏也故又有大府專掌式法以頒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宰夫復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詔冢宰誅賞蓋必用無冒濫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常周凶祲有備故孔子繫易以理財爲義蓋治之使各得其條理之謂也秦漢以後徵斂鉤攷亦彷彿周官之法然不求其生之本而唯欲其取之盈不

務節其所不必用而轉節其所當用是以法密而弊愈滋民窮而國亦病皆不明于周公孔子理財之義故也

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皆畿內事而曰以周知四

國之治何也此職首言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

國都鄙官府之治則邦國亦各上其計于歲終與

月令每歲

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于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則古者邦國之要會皆達于天子可知矣

蓋必知

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于民輕重之法必知其

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賦之數也詔王及冢宰廢

置總上羣吏之治四國之治而言之凡財用出入必

與政事相附察其財用之計而吏之敬肆能否治之得

失俱可知矣故曰以逆羣吏之治以周知四國之治司

會所以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以此不徒鉤攷財用也

思無邪

詩經傳
魏集纂

朱子雅鄭之辨謂三百篇不能無邪聖人以無

邪一言蔽之者槩言詩之正者多而已然則何不于邪者而盡去之乎蓋以爲泯其失無以彰其得也不指平民心之流不足以顯民彝之眞夫周南召南皆爲正風固已然召不學猶正牆面而立則周南召南皆爲正風固已然召南所載懷春之女有誘之者行露之女有速之獄訟者彼士豈化外之民乎然非是無以見幽女之貞而文王之化也詩人借彼以形此而聖人錄之者其卽所以爲

教者歟

詩義折中
魯頌駟

駟者牧而祭馬神也定中之詩秉心塞淵騷

牝三千彼勸畜牧故兼言牝此閱軍實故專言牡也其
言秉心猶駟之思也塞者無邪之誠淵則兼有無疆無
期無斁之義焉言馬政而及于思者探其本也國政之
盛衰皆本于君心心不能無思而患其有邪一涉於邪
則廣而愈荒久而愈迷深而愈鑿故貴無邪也以無疆
無期無斁之思而一歸于無邪則專精以思理將睿可
作聖且神與天通矣新氣化而育庶物皆本于此焉耕
稼而五穀茂牧養而六畜蕃思中之一端也孔子曰詩
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蓋以三百篇中事無所不有

義無所不備而原所由作皆本于忠厚正大之心使讀之者感發其興觀羣怨之思油然而自得其性情之正由是以行于人倫而達于庶事則家道以之興盛國運以之昌隆此實聖人刪詩之本意駟之一言果足以蔽之也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周官義疏衡下之輓蓋卽論語之軌以曲木爲之左傳

破工記

又謂之輓以其句曲故曰輓以其輓馬領故曰輓而軌其異名也古注爲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恐非是轅端上曲卽輓頸與輓相連非別一物未可以與大車之輓對

損益

禮記義疏
檀弓

夏道近人而忠故尙黑黑最卑下近人者也
殷道駿肅故尙白白最清潔亦色之本也周道文故尙
赤赤者文明之至也史記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
改正朔易服色義如是矣漢書律厯志三代各據一統
天統始施于子半日萌赤色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
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孳成而
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
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天統以甲子地統以甲辰人統以
甲申此論與孔氏相發其所謂赤而黃而白而青而黑
似五行相生爲說陳氏應氏又以五行相勝爲說又由

三統而推五行不足據也

徹

儀禮義疏
特性饋食禮

少宰不賓尸之改饌有司官徹此則正祭

時設薦敦者主婦設俎者佐食至徹而改饌皆佐食爲之殺于大夫又改饌非婦職也士虞禮則以祝主之變于吉祭也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則士之設而東面者喪祭吉祭皆同所以別于大夫之改設南面也 堂下俎自賓俎而下祭畢乃徹此吉禮之通例與鄉飲射燕之徹俎乃羞者異矣

周官義疏

樂師

經云帥學士而歌徹則是學士亦歌也瞽者

席于階上學士則升堂立于其側而偕瞽者並歌與大

司樂帥國子而舞學師帥學士而歌徹以其官與事差之則學士當次于國子一等矣舞之變數有定當于祭時已竟及徹未必有舞

揖讓而升下而飲

儀禮義疏
鄉射禮

自揖進以及當階及階之揖所謂堂下三揖也自升堂以及當物及物之揖所謂堂上三揖也揖進之揖始發于位而揖也升堂之揖復于階而揖也當階與當物同義及階與及物同義凡此諸揖惟揖進爲東面揖乃經于當物必重言北面以鉤楹曲楹爲鄉東行嫌或東面揖故也司射升時堂上三揖退亦當然但升堂之揖北面退則南面故曰南面揖如升射也至堂

下則降時一揖如升射之有及階之揖也出于其位南
又揖如升射之有當階之揖也將適堂西又揖如升射
之有發位之揖也此三揖惟適堂西爲西面揖 投壺
禮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濯勝者跪曰敬養是逐耦以
校勝負而飲其不勝之耦也其三投已畢以一馬從二
馬而慶其多馬者則通黨以校勝負而飲其勝者之黨
也前之三飲爲罰爵後之一飲爲慶爵罰必逐耦以課
其技之精慶乃通黨而衡之以榮其遇之幸此投壺禮
之意也若射禮則初番不釋算不得有一馬從二馬之
事而終又不行慶禮故投壺之飲四行而射禮止二番
飲也

繪事後素

周官義疏

攷工記

康成說與論語解不同然亦得爲一義

鄭曰

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

魯禘

禮記義疏

明堂位

本文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並不言以禘

禮祀文王于周公之廟本文雖誇然實其時親見僭禮之所有而誇之也而說經者更益以事之所實無如趙伯循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何據乎蓋始封于魯者實伯禽非周公故伯禽稱魯公周公不之魯故此繫以畿內之采邑稱周公不稱魯周公也但伯禽之封魯以爲周公則周公爲魯之始祖薨卽祀之魯太廟而魯公又

實爲始封之祖不可列之昭穆五世而祧故別立一廟爲世室至大禘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禘所自出而始祖配之矣故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

又上孟春舉夏正則此季夏六月亦夏正建未之月不予巳月避周天子也周禮禘祫禘朝踐用大尊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周禮禘祫禘灌用虎彝雝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彝雝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公有王禮故俎用梡嶽魯公以下無所嫌則

用大房與周公白牡魯公駢剛同義則魯亦何嘗槩用天子禮樂哉

禮記義疏

禮運

魯之郊禘明堂位謂成王賜祭統謂成王康

王賜或曰成王或曰康王則出于傳聞附會可知此篇直指爲非禮歎爲周公之衰而疏反謂禮合郊禘何其蔽也魯之僭禮先儒多歸罪于成王伯禽獨蔣氏歸罪惠公郝氏歸罪僖公爲得其實但細案之有王所賜者有魯自僭者不可不辨也成王之賜以康周公惟禘祭耳而魯之禘亦與天子之禘不同天子之禘追所自出魯之禘不追所自出故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不言祀文王于周公之廟魯頌言周公皇